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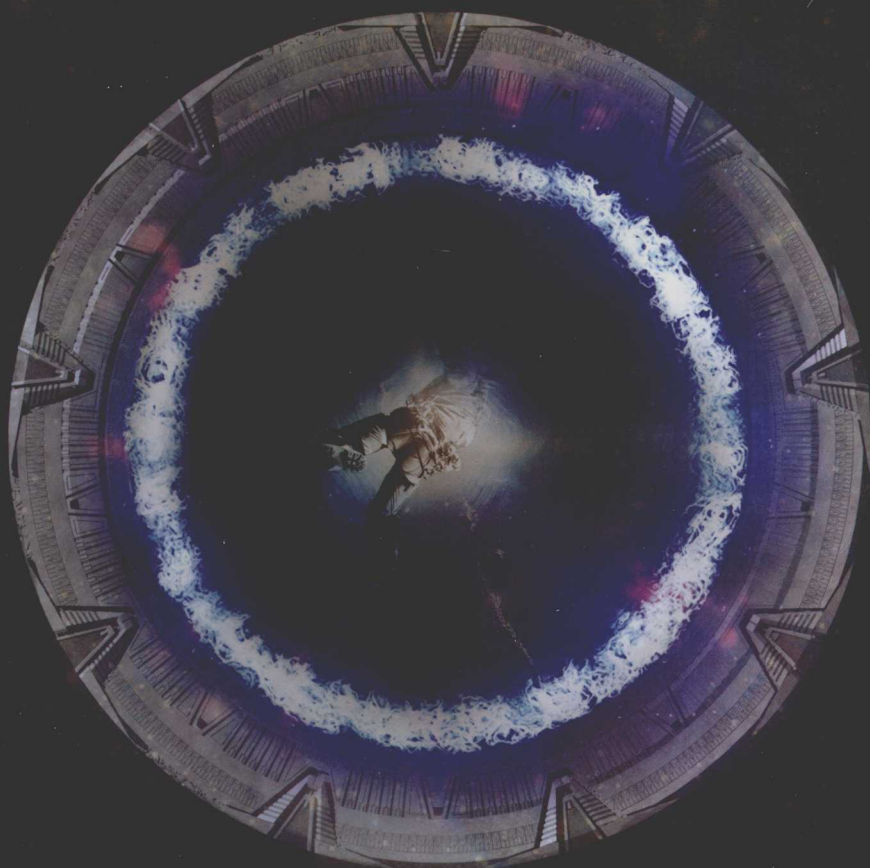
一个中情局超自然项目的叛逃者告诉你：“星际之门”是真实的！

# 活着回来

## 我在CIA星门计划中的绝密任务

PSYCHIC WARRIOR: INSIDE THE CIA'S STARGATE PROGRAM:  
THE TRUE STORY OF A SOLDIER'S ESPIONAGE AND AWAKENING

[美] 大卫·莫尔豪斯 著 廖颖 译



觉醒字幕组



关键时刻



卡米洛特揭秘工程

三大灵性媒体强力推荐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 活着回来

我在 CIA 星门计划中的绝密任务

PSYCHIC WARRIOR : INSIDE THE CIA'S STARGATE PROGRAM:  
THE TRUE STORY OF A SOLDIER'S ESPIONAGE AND AWAKENING

[美] 大卫·莫尔豪斯 著 廖颖 译

 海南出版社

8845E010

## PSYCHIC WARRIOR

by DAVID MOREHOUSE

Copyright © 1996 by DAVID MOREHOUS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c/o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14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Big Apple Agency, Inc. 代理授权出版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登记号：图字：30-2013-2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回来：我在 CIA 星门计划中的绝密任务 /（美）

莫尔豪斯著；廖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2

书名原文：Psychic warrior

ISBN 978-7-5443-5332-8

I. ①活… II. ①莫… ②廖…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3041 号

## 活着回来：我在 CIA 星门计划中的绝密任务

作者：[美] 大卫·莫尔豪斯

译者：廖颖

责任编辑：万胜

特约编辑：蒙蒙

装帧设计：钟原

印刷装订：重庆市白合印刷厂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6.75

字数：197 千

书号：ISBN 978-7-5443-5332-8

定价：3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所有关于美军“星门计划 (Stargate)”及其“太阳之纹 (Sun Streak)”项目的相关书籍中最权威的一本亲历记。真相并不需要遥视，就在字里行间。

——《书目》杂志 (*Booklist*)

时空谍影，千里眼遥视，神秘莫测的《人体使用协议》 (*Human Use Agreement*) ……一个非同寻常的秘密战争故事，捅破了中情局 (CIA) 掩盖多年的黑暗议程！

——《科克斯评论》 (*Kirkus Reviews*)

关于人们议论纷纷的“星际之门”的一个真实传奇，使《X档案》 (*X-Files*) 看起来像《沃尔顿一家》 (*The Waltons*)。

——《美洲》杂志 (*The American*)

充满戏剧性，却真实不虚。这本令人震惊的书初版就发行了 75000 册，之后的无数版本更加巩固了它的畅销书地位。书中涉及的秘密议程至今仍在等待完全披露……

——《出版家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你的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大卫·莫尔豪斯 (David Morehouse) 上校坐在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星际之门”通灵间谍计划的指挥者面前，他首次听到了这些令人恐惧的言语。

“在这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训练挑选出来的人员穿越时间和空间，从而观察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人、地方或事物……同时收集情报。我们想让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这名年轻军官的心脏几乎因此而停止跳动。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妻子——黛比（Debbie）。长久以来，  
你的爱关怀着我、支持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

## 目 录

前言	001
楔子	003
第一章 黎明	017
第二章 子弹	028
第三章 选择	047
第四章 培训	081
第五章 挑战	124
第六章 决定	175
第七章 来临	197
第八章 重生	231
尾声	243
后记	256



## 前言

你所遭受的最难以忍受的经历是什么？是巨大的蔑视。在那一刻，你的快乐，甚至是你的理智和道德，都会令你感到厌恶。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本书描述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程。它见证了一个男人的反抗、觉醒、失落和重生。它见证了物理维度之外的生命形式，见证了遥视技术这种天赋给全人类带来的希望，但同时，它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在不断妨碍以阻止你得知这一消息。

本书试图通过某种简明易懂的方式来向人们解释一个关于间谍和灵性觉醒的令人费解且错综复杂的故事。在著书过程中，我尽量做到小心谨慎，以免在各个方面出现有失敬意的模仿或引用。无论它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是公平的或不公平的，我的本意并非借它对我的国家和我的战友们进行评价。我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实并亲身经历了它。你可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使命”拥有自强不息的信念，所以他们完成了那些在情报界被视为最险恶的任务。这个使命是防止我们的国家受到国内的敌人的侵害。正是这种热忱，往往驱使他们超越道德期望和伦理期望的职责。正是这种热忱，激励他们抛开一切理由去响应履行职责的呼唤，甚至不惜快速地将以前的同事转化为仇恨的目标。我理解这种情形，你也可以理解。

考虑到我以前的同事任职于情报界或与情报界有关，我选择使用假





名，并在必要的时刻掩饰他们的身体特征。我希望他们免于受到不必要的关注。在本书中，我仅公布了3名前遥视技术人员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信息，他们是我的优秀同事——梅尔·莱利（Mel Riley）、林恩·布坎南（Lyn Buchanan）和乔·麦克迈尼格尔（Joe McMoneagle）。他们也包含在这个故事之中，但本书是以我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而非他们的角度。任何目睹同一事件的三个人都会向讯问者提供三个版本的讯问笔录。当然，本书是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诠释之后对真实事件所进行的描述。为了体现明确性和连续性，本书中描写的几次遥视操作是在单一地点中发生的单一性事件，但事实上，它包含了多个参与者在多个地点参加的多次遥视活动。我这样做并非意图欺骗读者，而是为了满足必要的空间需求。请原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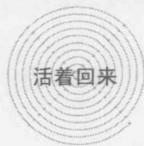
## 楔子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听着妻子的呼吸声，想象着黑暗中的轮廓。我无法让我的大脑摆脱兴奋。每当我闭上双眼，我的眼前就像有荧光灯在燃烧一般。每当我想起我将会成为什么，我的大脑就出现一阵眩晕。

自我被招募已经过去3个月了。我几乎无法承受自己身体和情绪所发生的转变，更不用说全然理解。在黑暗中，我微笑着喃喃自语道：“我成为一名时间旅行者了。”即便至今我仍很难相信这一事实。我清楚自己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注定会发生的改变。我不再知道我是谁或我是什么。我的本质被撕裂，再被那些现代先知——时空旅行者重新拼凑起来。但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他们只是普通的人类。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呢？他们是如何确定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呢？如果我们本不应该这样做将会怎么样呢？

闹钟将我从意识世界中惊醒，我胡乱地拍打着它，直到它从床头柜上跌落。叮当作响的闹铃声让整个房间清醒过来。我轻拍黛比，让她再次进入睡眠，随后拖着身体完成早上的例行事务，并在驱车前往办公室的过程中继续我的思考。穿着便衣、留着长发去上班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过去的12年里，我一直是一名留着短发的步兵军官。而现在，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单位的注意，我无论是在外观上，还是整体给人的感觉上，都像是一个普通百姓。

我把车停在“危房”的停车场中。我所参与的高度机密的特别访问计划正在使我发生蜕变。我已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我每天会对着这破烂的



建筑物呵呵一笑——至少它看上去还是比二战时期的面包师学校好多了。现在，这两栋木质建筑物庇护着一群士兵和国防部工作人员。

这个地方庇护了一个超越想象力与灵性的界限的间谍计划。这里是一个间谍家族出没的地方，他们是从数万名军队士兵和国防部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的。该机构的保密工作十分完善，作为美国国防情报局（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一部分，仅有国防情报局的极少数成员知道该机构的存在和地理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我们在该机构中学习和练习的内容，国防情报局中较为保守的人士认为我们是邪恶的，甚至将我们看作魔鬼。而现在我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这个不同寻常的机构仅有8名成员，它在国防情报局的秘密代码是“太阳之纹”。

我从未最先进入办公室——其他几个人总是试图获得这一殊荣——这对他们而言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最需要的咖啡已经准备好了。我拿着杯子走到地下室，从昨天的操作室中取回我的笔记。到现在为止，我十分享受自己在早期训练中获得的成功感。事实上，该计划的管理人比尔·利维（Bill Levy）促进了我对这个新世界的认识。正是这种促进加快了昨日对未知领域的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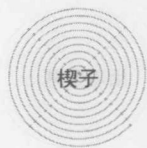
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察自己在前一天用潦草字迹记录下的奇怪图案和数据。在我的草图中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宽大的兜帽和斗篷遮住了他的脸，他用粗糙的手指向某个未知的人物或事物。笔记的后面几页包含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描述，也许是对另一个维度的描述……此刻，这些都令人感到费解。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掌握其中的含义。突然传来“啪”的一声，一张结实的手掌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肩膀。

“镇上新来的家伙看上去不错。”

“天啊，梅尔，该死的，你吓到我了。”

他笑道：“你不应该这样不安。你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他喝下一大口咖啡，走回了他的房间。我跟了上去。

梅尔·莱利是一名陆军军士长。他很瘦，有着花白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睛，性情就像祖父般宽容。他像疯子一样吸食香烟，他喝下的咖啡浓烈到足以腐蚀玻璃。在我那为期两年的自我开发式历练过程中，他担任我的教练。他是最早的军队遥视技术人员——最早以观察特定目标、收集情报信息为



目的而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类。我非常信任并依赖他的忠告。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谎言，没有夸大，没有背叛，也没有自负。

“梅尔，你昨天送我去的那个世界是什么地方？到目前为止，其他训练目标都让我感到舒适，但这个地方让我感到困扰。这是……你将它称作什么？”

“一个开放式搜索。我们时不时会进行它——它能让我们保持谦逊。”

“谦逊？自从我进入这里，我每天都十分谦逊。我可不认为我需要为了保持谦逊而漫无目的地在那个太空中漂浮，最后降落在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

莱利用慈父般的眼神看着我，微微一笑：“也许你现在不需要谦逊，但相信我，你会需要它的。”他停顿了一下，喝了另一口咖啡，但他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我的双眼，“当几个月之后，你能够展翅高飞，能够独立进入遥视场所，能够飞身跃入太空——当你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翱翔并重新回到现实之时——你会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帝，一个该死的上帝。但事实上，你不是。你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工具……一个属于政府的工具。对于一名遥视技术工作人员的生存而言，保持谦逊并时刻意识到自身在频谱物质中是多么渺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将你与现实连接在一起的线索，你会忘记自己是谁，你也不会在那里维持多久……或是回到这里。”

“在哪里？”我问道。

他用双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在那里……在太空中。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他微笑道。“但现在，我认为比尔想见你一面。别再为那些东西担心了。”他指了指我手中的文件，“那些东西很快就会变得清晰明了。”

比尔从眼镜上方瞟了我一眼，然后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了身前的文件上。作为“太阳之纹”的主管，他是一个有着橄榄色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男人，他四周笼罩的紧张感似乎随时随地都会爆发。他不能容忍很多事情，因此我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他看到不好的一面。“梅尔说你想见我。”

比尔仍然不停地抓着文件：“是的。我给你的工作设定了另一个目标……一个训练目标。”他停顿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不是一个开放式搜索。这是一个标准的任务。我希望你能够尽快通过培训的第四个阶段。在大约



一周之后，我们将失去一名遥视技术工作人员，我希望你能接替他的位置。我的意思是，即刻上任。”

“好，我猜那简直棒极了。我希望我能够尽可能快地不断进步……我觉得这些东西真让人着迷。”

“很好！那么，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认为他期望我能够就遥视技术的理论或实践提出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但该死的我想不起任何东西。我坐在那里，像一名三年级学生那样咬着自己的嘴唇。突然，我想到了一个与我的过去有关的鬼魂。“有一件事情，”我开始说道，“因为是私事，所以我讨厌提起它，但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利维一言不发，只是在我说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身后的墙壁。“我一直在想我能否工作——或是让其他遥视技术工作人员进行工作——一个特别项目。”

“什么样的项目？”

“不久之前，我在巴拿马有个朋友。他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员。他和另一名飞行员，还有一个机工长执行了一项机密飞行任务——监测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边境战争。”

“然后呢？”

“在接受那个任务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至今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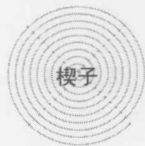
“那么，你现在想知道你是否能够找到这个——”

“他的名字叫迈克·弗利（Mike Foley），一级准尉（Chief Warrant Officer）。我知道这非同寻常，但他对我而言就像一个兄弟……我的意思是，我喜欢这个家伙。我们几乎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做，我们的妻子几乎也是什么事情都一起做，我从未向他道别。有一天，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作战失踪人员名单之中。接下来，我知道黛比和我要帮助莎伦·弗利（Sharon Foley）打包回国的行李。它似乎仍像一场噩梦，但在8年之前，它的确真实发生了。”

利维如同雷达一般注意到“噩梦”这个词。他挪了挪身子坐在椅子前方，并用手托着下巴：“在噩梦中，他有没有来看你？”

“是的。他有时候会来看我。”

“怎么看望你？把那些经历告诉我。”



“噢，我不知道。它并没有令我感到恐怖或害怕。仅仅是我看见了，你知道……我没有与他交谈，他也没有跟我说话。”我的喉咙开始收紧，我极力忍住泪水，“非常抱歉，我并非故意如此情绪化。我本以为到如今我能够很好地面对这个事实了。”

“你会发现越紧密靠近遥视艺术，就越不能逃避人类所拥有的情感特征。你最终会学会超越悲伤和痛苦，以及无数其他的情绪，再生活下去。当然你还是会感觉到它们，但你会无条件地理解它们，而这种理解将会赋予你生存所需的智慧。因此，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情绪而感到羞愧。自由地释放它们吧。我们都在这里；它是健康的现象。”他沉默了片刻，“现在，再跟我谈谈你的朋友弗利。”

“我知道的并不多。我当时是将军的助手，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参加一次演练。在战术作战中心，当航空营长悄无声息地走近将军身旁的时候，将军刚刚得到了一份简报。我马上感觉到迈克可能发生了不测——我就知道是这样。航空营长临时代替了我的上司，将军动身前往办公室。我留了下来，并向航空营长打探弗利的消息。营长神色奇怪地看着我。很显然，他在猜测谁有可能将这个信息告诉我。我说我并不清楚任何详细情况，但我感觉到迈克可能遭遇了不测。他不情愿地告诉我，迈克的直升飞机降落在山里的某个地方，但至今仍未被找到。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

“噩梦又是怎么回事呢？告诉我弗利是怎样出现在你的噩梦中。”

“嗯，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在梦境中，弗利并没有突然跳出地面并抓住我的脚踝或是做出其他事情。它事实上非常平静，它就好像是弗利正试图安慰我。莎伦说弗利也进入了她的梦境之中。”

“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19——”

“他是在1980年降落的。直升机中最后传出的说话声是迈克的。他说：‘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随后就没有其他声音了。他们曾在飞机上安装了几个搜索器，但最终仍是一无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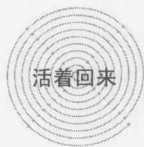
“那是因为它并不意味着是美国人在寻找美国人。”

“什么？”我笔直地坐起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利维站起来，将他的铅笔抛到文件上：“在这里等等。”

5分钟后，他拿了一叠蓝色文件夹回来，并把它们放在我的膝盖上：“我





认为你会觉得这些文件非常有趣。把它们仔细地看一遍，我们午饭后再接着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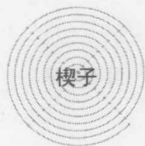
他坐回桌前，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一样。我坐在那里愣了几秒钟。最终，他又从眼镜上方看着我。

“好吗？”

“好。”我笨拙地回答道，“好……非常感谢。”

我走出房门，急匆匆地赶回办公桌前。利维一共给了我 28 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的正面和背面都用 1 英寸高的字母标有“最高机密——烤架火苗计划（PROJECT: GRILL FLAME）”。在被这个机构招募之前，我曾经看到过这些标志。每个文件夹中都有一些往来电传消息副本：“失踪——尾号为‘十一月七九（November Seven Nine）’的 UH-1H 式陆军直升机，以及全体机员：四级准尉大卫·苏特（David Suitter，机长）、一级准尉迈克·弗利（飞机副驾驶）、陆军上士威廉·斯托布（William Staub，机工长）。”其余消息主要与他们被推定降落的区域有关，还有与当地人在飞机坠毁前所看到或听到的内容有关的报告。我快速翻阅所有的官方消息通信量，并用我最快的速度阅读，但我的速度还不够快。我开始浏览这些文件夹，直到最后我无意中发现了利维希望我看到的内容。

我正在阅读 8 年之间的遥视技术会议报告——这些会议在迈克和其他机组成员被宣告失踪几个小时之后就开始了。5 名不同的遥视技术人员召开了 28 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详细地描述了这次飞机坠毁事故。我阅读了遥视技术人员的生动描述——在通灵中，当直升飞机的主轴被碾断并坠入丛林之中时，他们一直抓着直升机的尾部。我简直不敢相信；遥视技术人员描述的内容仿佛是通过机组人员的眼睛看到的场景，是每一名机组人员在生命最后一刻的经历。我阅读了两名遥视技术人员所描述的迈克是怎样看到四级准尉苏特的死亡。插图显示直升机尾部与其分离，落在其左侧。迈克仍被困在直升机之中，他看着苏特，苏特被抛到了飞机前侧 20 英尺的地方。“弗利在痛苦中抽搐，”遥视技术人员写道，“而四级准尉苏特沿着丛林爬行了几英尺。在弗利的注视下，苏特在撞击后几分钟就去世了。机工长在直升机与树冠接触之后的几秒钟之内就已死亡。弗利是最后断气的人，大概在直升机坠落后的 25 分钟或 30 分钟之后。”



我将衣袖按在眼睛上，吸干眼角的泪水。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我翻阅了详细描述迈克的生命最后一刻的内容。里面的草图精细到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其画质堪比相片。它还提供了参考点；遥视技术人员描述了周围的地形和地标。甚至有草图显示飞机坠落的地址靠近厄瓜多尔搜救队所在的地址。在每幅草图中都有一个幻影，一具透明的躯体；看上去有点像遥视技术人员在目的区域中的自画像。在遥视技术人员写下的与控制搜救的不同机构有关的书面信息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挫败感。“他们是如此的接近，”我喃喃自语道，“为什么搜救人员找不到他们呢？”

“那时的天气非常糟糕！”我耳旁传来梅尔的声音。

“你来这儿多久了？”我头也不抬地问。

“一小会儿。比尔让我先来看看你。”

“哪一个是你？”

“03号遥视技术人员，就跟我现在一样。”他轻轻地笑了笑，“那是一次糟糕的事故。比尔告诉我你认识其中一名失事人员。”

“是的，我认识弗利长官。我们这些年来就像亲兄弟一样。”

“嗯，如果这算得上是安慰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直到最后，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他感到困惑——他们始终是如此——但他没有感到痛苦。”

“为什么搜救人员找不到他们呢？你绘制的草图这么优秀。到底有什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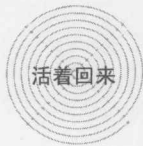
“地形，天气……厄瓜多尔人……你知道的。让其他国家的人不畏艰险地寻找他们不认识的人或是没有被放在首要位置的人，是十分困难的。更何况他们的政府并非真正欢迎我们。我们就像是闯入了他们的秘密边境战争，在直升飞机坠毁之后，他们并没有对我们长期提出的搜索请求做出热心反应。”

“那为什么不派出我们的搜救人员呢？”

“因为那里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而我们并非作战方。我们不能将美国军队分派到那片土地上，我们不能在那片充满争议的土地上四处搜索。这是一个政治困境，一切都糟透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啊，简直是胡扯，梅尔！”我轻蔑地哼了一声，“我不是说——”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

我坐在那里盯着那些文件夹，在怀疑和困惑之中摇了摇头：“不知为什么，我希望我能够将一切结束。你知道吗？我只是觉得我已经能够道别了。”

梅尔喝完剩下的冰咖啡，做了一个鬼脸。然后，他摸了摸我的肩膀：“你道别？10分钟内与我在另一幢楼里碰头，你就可以道别。”

10分钟后，我站在遥视场所中，面对着梅尔。“调整你周围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他说。我调整床边控制面板上的电阻器，调到我想要的光线。就像我在前几周所学的那样，我躺到了遥视平台上——一张看上去像取材于某部科幻电影的含有特殊设计的床。“好了，我想我准备好了。你会将我送到什么确切位置？”

梅尔坐在监管人的座椅中，以便检查我的姿势。他用他面前桌子上的控制面板打开摄像机和录音机。“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坐标是我们最后一次执行与那架飞机有关的任务时所使用的坐标。幸运的话，你能够正好到达我们在8年前离开的地方。”他低头看着他的面板，“准备好了吗？”

我慢慢地做了一次深呼吸：“是的。”

“你的坐标是7，5，7，4……8，3，3，6。”梅尔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待我做出第一个反应。

就像我在以前的训练中所做的那样，我整理思绪以保持头脑清醒，并开始按照严格的步骤进入不断改变的状态。起初的感觉是轻松的，几乎可以说是令人心情愉快的；但在几分钟后，它就开始加快。眩晕感突然来袭，我感到麻木而困惑。几秒钟之后，传来了撕裂的声音——就像魔术贴在我的耳边被撕开的声音。分离已经开始了。突然，我的灵魂从身体中升了起来，并迅速地射向了太空之中。这种高速度的感觉是让人无法承受的，我始终紧闭双眼，等待它结束。

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没有人知道。这些理论是复杂而不清晰的。没有任何遥视技术人员曾试图理解这些机制，他们仅仅为旅行做准备，并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東西。因此，我突然发现自己悬浮在黑暗的宇宙之中，向下凝视着这个星球。